

文史通義

冊二

文史通義卷第四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四

說林

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

道同而術異者韓非有解老喻老之書列子有楊朱之篇墨者述晏嬰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術同而趣異者子張難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說張儀破蘇秦之從宗旨不殊而所主互異者也

渥洼之駒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合兩渥洼之力終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絕學孤詣性靈獨至縱有偏闕非人所得而助也兩渥洼駒不可致二千里合兩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言乎鴻裁絕業各效所長縱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據也

文辭非古人所重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固已合衆力而爲辭矣期於盡善不期於矜私也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以謂後世誰知定吾文者是有意於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是使後世讀一人之文而獲兩善之益焉所補豈不大乎司馬遷襲尙書左國之文非好同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司馬遷點竄尙書左國之文班固點竄司

馬遷之文非好異也理勢之不得不然也有事於此詢人端末豈必責其親聞見哉張甲述所聞於李乙豈盜襲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張甲述李乙之言而聲容笑貌不能盡爲李乙豈矯異哉

孔子學周公周公監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古故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蓋嘗觀於山下出泉沙石隱顯流注曲直因微漸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觀於孩提嘔啞有聲無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齊故事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

詳釋通客問

而一

代之史鮮有知之者矣州縣方志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

詳方志篇

而一國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譜牒不

受史官成法

詳家史篇

而一家之史鮮有知之者矣諸

子體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鮮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於展禽則卻齊之辭謂出展禽可也謂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師說而著書友生因咨訪而立解後人援古義而敷言不必諱其所出亦自無愧於立言者也子建好人譏訶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譏訶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辭躋者潤丹青於妙筆辭豐而學疏者資卷軸於腹笥要有不朽之實取資無足諱也

陳琳爲曹洪作書上魏太子言破賊之利害此意誠出曹洪明取陳琳之辭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陳琳爲書琳頃多事故竭老夫之思又云

怪乃輕其家邛謂爲倩人此掩著之醜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鳥志識其身文辭其羽翼也有大鵬千里之身而後可以運垂天之翼鸚雀假鵬鶚之翼勢未舉而先躓矣况鵬翼乎故修辭不忌夫暫假而貴有載辭之志識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噫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

諸子一家之宗旨文體峻潔而可參他人之辭文集雜撰之統彙體製兼該而不敢入他人之筆其故何耶蓋非文采辭致不如諸子而志識卓然有其離文字而自立於不朽者不敢望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雖入他人之代言何傷乎

莊周讓王漁父諸篇辨其爲真爲贋屈原招魂大

招之賦爭其爲玉爲瑳固矣夫文士之見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飲醴而獨恨不得
飲醴泉甚矣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爲掠
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
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
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
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
足則必標最初者譬如馬班並有最初之書既亡
則必標所引者譬如劉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見於
漢藝文志阮孝緒七錄既亡而闕
目見於隋經籍志注則引七乃是慎言其餘之定
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
標所出使人觀其所引
一似逸書猶存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

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
文辭猶三軍也志識其將帥也李廣入程不識之
軍而旌旗壁壘一新焉固未嘗物物而變事事而
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襲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
矣

文辭猶舟車也志識其乘者也輪欲其固帆欲其
捷凡用舟車莫不然也東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
知此義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辭猶品物也志識其工師也橙橘櫨梅庖人得
之選甘脆以供籩實也醫師取之備藥毒以療疾
疾也知此義者可以同文異取同取異用而不滯
其迹者矣

古書斷章取義各有介而爭

文辭猶金石也志識其鑪錘也神奇可化臭腐臭

腐可化神奇知此義者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

所有

所得者即神奇無所得者即臭腐

文辭猶財貨也志識其良賈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則賈術通於神明知此義者可以斟酌風尚而

立言矣

風尚偏趨貴有識者持之

文辭猶藥毒也志識其醫工也療寒以熱熱過而厲甚於寒療熱以寒寒過而厲甚於熱良醫當實甚而已有反虛之憂故治偏不激而後無餘患也知此義者可以拯弊而處中矣

轉桔槔之機者必周上下前後而運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後力不及也倍其推則前如墜倍其挽則後如躍倍其力之所及以爲不及之地也人之聰明知識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

倍以爲之地也

五味之調八音之奏貴同用也先後嘗之先後聽之不成味與聲矣郵傳之達刻漏之直貴接續也並馳同止並直同休不成郵與漏矣書有數人共成者歷先後之傳而益精獲同時之助而愈疎也先後無爭心而同時有勝氣也先後可授受而同時難互喻也先後有補救而同時鮮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無論凡庶聖賢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則所求者可以無弗得也主義理者拙於辭章能文辭者疎於徵實三者交譏而未有已也義理存乎識辭章存乎才徵實存乎學劉子元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訪以爲功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

私心據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則三者不相爲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於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爲今之精華非貴糟魄而直以爲精華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

如類書本無深意古類書尤不如後

世類書之詳備然援引古書爲後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貴寶矣古之疵病可

以爲後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爲典型也

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

如論衡最爲偏

駁然所稱說有後世失其傳者未嘗不藉以存是則學之貴於考徵者將

以明其義理爾

出辭氣斯遠鄙悖矣悖者修辭之罪人鄙則何以必遠也不文則不辭辭不足以存而將併所以辭

者亦亡也諸子百家悖於理而傳者有之矣未有
鄙於辭而傳者也理不悖而鄙於辭力不能勝辭
不鄙而悖於理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也理重
而辭輕天下古今之通義也然而鄙辭不能奪悖
理則妍媸好惡之公心亦未嘗不出於理故也
波者水之風風者空之波夢者心之華文者道之
私止水無波靜空無風至人無夢至文無私

演口技者能於一時並作人畜水火男婦老稚千
萬聲態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千萬聲態齊於
人耳勢必有所止也取其齊於耳者以爲止故操
約而致聲多也工繪事者能於尺幅並見遠近淺
深正側回互千萬形狀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
千萬形狀齊於人目勢亦有所止也取其齊於目

者以爲止故筆簡而著形衆也夫聲色齊於耳目義理齊於人心等也誠得義理之所齊而文辭以是爲止焉可以與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爲其半而不可爲其全者偏枯之藥可

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藥不可以起死人也

此說見呂

氏春秋

天下有可爲其全而不可爲其半者樵夫擔

薪兩鈞捷步以趨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勢不便也風尚所趨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歸之中正而已矣懼其不足奪時趨也而矯之或過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則是擔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爲尺八尺曰尋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度八

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積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畝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集長易舉也學問之事能集所長而不泥小數善矣

風會所趨庸人亦能勉赴風會所去豪傑有所不能振也漢廷重經術卒史亦能通六書吏民上書訛悞輒舉劾後世文學之士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

義之俗書見譏韓氏韓氏又云爲文宜略識字

韓氏豈後世文學之士聰明

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風會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語能爲燕語者必其熟遊都會長於閱歷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及至燕則庸奴賤婢稚女髻童皆燕語矣以是矜越語之丈夫豈通論哉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必謂五尺童子其才識過於管仲狐趙諸賢焉夫子之所不許也

五穀之與稊稗其貴賤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穀猶遜有秋之稊稗焉而託一時風會所趨者詡然自矜其途轍以謂吾得寸木實勝彼之岑樓焉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

尊漢學尚鄭許今之風尚如此此乃學古

非即古學尚居然唾棄一切若隱有所恃

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繫之以請治於王公王公亦必撻而楚之以謝閑家之不飭也學問不求有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然則有爲之言不同正義聖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是欲責

人才過孔子也

春秋譏佞人

公羊傳

夫子嘗曰惡佞口之覆邦家者

是佞爲邪僻之名矣或人以爲雍也仁而不佞或人雖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爲邪僻且古人自謙稱不佞豈以不能邪僻爲謙哉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荀子著性惡以謂聖人爲之化性而起僞僞於六書人爲之正名也荀卿之意蓋言天質不可恃而學問必藉於人爲非謂虛誑欺罔之僞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謂誣聖爲欺誑是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無多轉注通用義每相兼諸子著書承用文字各有主義如軍中之令官司之式自爲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靈修莊